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四

贈王太常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善曰尸子

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實母希聲雖祕猶彰徹

翰曰水之蓄珠

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聆

龍睽

九淵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睽察也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

從中出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泉驪龍領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采名曰鳳鳥丹善曰禮記曰鳳皇歷聽豈多士善本作唯然觀時善本作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善本作列字銑曰觀見敷

士然獨見曾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

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
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

邦懋芳風被鄉耆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

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善曰禮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

閉音鼈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

人貞吉躬仲堪諫曰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林閭時晏開亟器迴長者轍翰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林閭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善

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
閉晏開又曰陳平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

羣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

節喻已年老者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

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
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歡悲來非樂闕銑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逸歇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丘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

來自傷不因樂闕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溢志屬美謝繁翰遙懷

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

具短札阻點切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

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

至夜曉乃息也闕猶息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

星分良曰闕偶猶無對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傳木

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銑曰薄迫

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也先秋謂秋前聞也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隨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過半荃蕙豈久芬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鳴則知時候過

善曰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濟

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鵲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倚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

空思七襄無成文翰曰言我蒐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襄反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

詩云晚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良曰鄭鮮之為都官尚書延年時為

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生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曰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善本作工字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

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宮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泮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闡阻通軌對禁限

清風向曰兩闡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去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歧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壙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歧

濟曰歧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壙壙也尚書首在南故云南壙也

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之注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與鬱

無已起觀辰漢中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善曰毛詩曰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

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

恒漏窮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自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

至曉不寐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

思漏窮君子吐芳評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

行彼高松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評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做

學彼高松貞堅之節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評古詩曰感物懷所恩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篋篋陸機演連珠

曰亡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言有誠

真美價難克充向口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善曰知汝之

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何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王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齊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哉問

和謝監靈運一首翰曰監祕書監也和前靈運贈范二中書也善曰

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隕步懼先迷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

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

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銑曰寡於

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銑曰寡於

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似將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寡於

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又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搜**伊昔邁多幸秉筆待兩閨**向曰伊惟邁

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苗謂智囊子曰日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雖慙丹腹施未謂之素睽**音

濟曰丹腹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徒遭良時詖**彼

音埋翰曰良時明時也詖傾奄久靈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方言曰**人神幽明絕明**

奄遠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人神幽明絕明**離也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會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蹊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善曰謂之始安

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舉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江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音啼向曰緒風相緒不斷之風留

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跋**企予間衡嶠曷又曰畦留萸與揭車王逸曰留萸香草也**跋**予間衡嶠曷

月瞻秦稽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跣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還歸歸哉引晬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皇聖昭天德**

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惜無**

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雀**善本作**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入

何以用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去國還故**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

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銳曰去國

茅脩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善曰去國謂去

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

玄合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

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物謝時既

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晏年往志不借

能俱遂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

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親仁敷情昵

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借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興玩

善本賦字究辭悽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

之悽切也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芬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

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

草之音氣善曰吳都賦曰芬馥盼盪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泚

也禮記曰昔者君子以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

揚也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

有也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

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

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焉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也善注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

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

連齊人也穀梁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齊曰珪璋玉也

傳曰水南曰陰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善曰

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

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延年言高駕

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

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

本心善曰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結游略年義篤

顧弃浮沉寒榮共偃暴

善本作曝字

春醞時獻斟

良曰

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也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暄輕雲出東岑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

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

聿來歲序

自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

聲也

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歡此乘日

暇忽忘逝景侵

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口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畏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善曰

歸田賦曰揮

棲鳳難為條淑

良曰鳳非梧桐不棲言君文章

聖以奮藻

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賜賜也言不堪當所賜詩也

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

誦以詠

作永

周旋匪以代兼金

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於匪以當好金也

善曰左氏傳

郡內高齋閑坐

善曰宣城郡

法曹一首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

盡見高深也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公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

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

鳥散山暝孤猿吟

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言所居高窻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非君美無度孰為

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

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文選二十六卷 七

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矣無度又曰

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

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

此善本作

山岑

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鄉為我

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李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

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時連陰盛農節臺笠聚東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

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皋也菑耕田也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

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異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臺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簾清夏室輕扇動

涼颼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作綠蟻字方獨持也善曰

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善曰盡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

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淨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

輕絲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况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

許夙昔夢佳期

善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

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

也早夜思之湏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兮夕張王逸曰不敢尊者故言佳也

已暮

翰曰後漢成縉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

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
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枕善本作令

自嗤

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
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

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

同僚一首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

王記室善曰蕭子顯齊書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志與江流俱未央善客左氏春秋曰水泉

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善曰

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而阻險頭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

蒼蒼

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善曰秋引領善本作見

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已正相望也善曰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玉繩低建章

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鵲館名麗酒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善曰漢書歌云

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王繩星漢書曰柏梁災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章宮也

王冢冢南曰陽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駕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鄂其南門名定鼎門蓋

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馳暉不可接何

沉隔兩鄉

向曰且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兩鄉也善曰馳暉曰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

風煙善本作有鳥路江漢限無梁濟曰

詩傳曰鄉所也風煙善本有鳥路江漢限無梁風煙

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陽無橋梁也善曰南中八志曰常

耻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父梁

言尉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

之巨致害賢良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尉羅設潘

酬王晉安一首善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

人將害於已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鷓鴣之翔乎寥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

青閣日盱坐彤闈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盱晚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善曰顧氏家譜曰盱

傳趙鞅曰日盱矣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良曰悵望

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善曰蔡邕詩曰

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

君猶未西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

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當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向

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墨之塵染汚表衣也

言此喻曉人將汚已之貞潔也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衣化為緇

衣化為緇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

大傳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善

日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然軍厥父咳

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

嘉惠承帝子躡屣履奉王孫

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屣也履衣冠

之履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王晏也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大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

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屣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屬叨金馬署又

點銅龍門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

曰門樓上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有銅龍

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善曰孟嘗前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

朝夕異涼温

其一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温冷熱也言朝去官暮則冷也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

陳平燕產業歸來翳

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歿落固去是寂蔑終如

善本作斯始字

銑曰歿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善曰但

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植也言感此涼温

之事塞門絕交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

其

濟曰鳧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

賦曰鴻儔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

及家臣

良曰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問之以為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臣之秋實家丞亦家臣也謂盼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而植禮遇殊時顒
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

賢俊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 **離宮收杞梓華屋**
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俊與俊同

當 善本作富字 **徐陳** 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
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善曰離宮華屋皆太子也下
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
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
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 **平明** 善本作旦字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其三翰曰言晨夕侍游不常其所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
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 **書記既翩翩賦歌**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維之間

能妙絕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貞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
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 **相如恧温麗子雲慙筆札**
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恧慙也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
客對我兄盼則慙恧 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
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之筆札樓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向曰駿良馬也
君卿之脣舌

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險路也駿足喻盼柴車喻已也
善曰駿足喻布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荅社育詩曰矯矯駿足繫纓
朱就韓外傳齊子曰臣賴君 **愧茲山陽燕空此河陽別**
之賜驚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
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善曰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
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詩應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里游 翰曰秦昭王遺平原君趙勝書曰幸君過寡人與君十日之
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游也中散大夫康官也 善曰
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激海方淫滯宜城**
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誰獻酬 良曰激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
兄盼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

二

二

酬也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日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才言此以傷時也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謾一首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

張謾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

博

暮方來歸

翰曰樵采謂採樵也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投來備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謾也扉門也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

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葦門荆竹織門也

儻從皆珠玳

裘馬悉輕肥

銑曰儻從謂隨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瑁言裝飾之盛衣輕馬肥也 善曰吳都賦曰

儻從奕奕廣雅曰實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瑋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向曰墟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 善曰說苑

程瑛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啻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疑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

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

微物情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

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 心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 善曰阮瞻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却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

也衡闈衡門也或以
衡闈為絃韋非也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
翰曰揮散也言我恨

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

徒慳慳
音草善本
草草字
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淚下空霏霏
良曰慳慳憂兒霏霏淚下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善曰漢書曰帝思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去西北飛也
善曰漢書曰帝思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
王融也 善曰集曰
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濟曰青瑣闥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去攝中書監曰

范彦龍

鳳皇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郎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赦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去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誰去相去

遠眼眼阻光儀
翰曰眼眼不見兒阻隔光景容儀 善曰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阻光儀

岱山饒靈異淮水富英
善本作為沂字

奇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阜虞後徙于臨沂
逸翮陵北海搏飛

出南皮
銑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

桐樹枝
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

竹花何萋萋桐葉何離離
濟曰莫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

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

竹花何萋萋桐葉何離離

莫盛皇

莫盛皇

莫盛皇

莫盛皇

莫盛皇

離離下垂兒喻明君厚祿養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可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柯其實離離

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

豈知鷓鴣者一粒有餘貲 良曰鷓鴣

當止足也 善曰古詩曰感妾擬何為 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也 善曰鷓鴣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相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

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時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 則郭君也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坻 音池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脩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去

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郭璞上 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涓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 滄江路窮此不能自執持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險

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 響更增援啼而益悲也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良曰湍險

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 謂時也 李善曰楚辭曰聊抑而自弭 親好自斯絕孤游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善曰哀傷贈答皆

潘居陸後而此 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一十時忝辱被辟

為太祖掾也

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在夜妨賢路再

外上宰朝

韓曰夜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為掾

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亮亮在夜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猥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荷公叔舉違

善本 陪廁王寮

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

於公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閉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几也

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長嘯歸

東山擁耒耨

時苗

善曰擁耒耨也耨除草也言歡歸東山理農業也善曰岳天陵詩序

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詠文曰耒耨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耨耨也

幽谷茂纖葛

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

何常外降在一朝

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

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外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外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

須臾言不足歎也

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

道之獨消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譬如野

田蓬幹

活流隨風飄

濟曰皆自謂所以耳幹轉也善曰

里乘風之勢也鴟冠子曰幹活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佺

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佺謂河陽令也佺役也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求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

顧凱風揚微綃

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絲謂和而不猛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

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練也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嶺君堯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岩堯高也善曰

誰謂

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室遠也善曰毛

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劾

平協韻向曰恐

不能助繼先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

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善曰如敵

石火瞥滅若截道颺良曰敵擊也瞥斬目見也言擊石之火

是也善曰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

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詒

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颺塵善曰論語曰齊景

公無得而稱焉是為餘詒善曰論語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鄉福謙在

齋天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宇立祠也福謙在

純約害盈由矜驕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

盈而福謙左氏傳晉城鱗曰在約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恍音桃濟曰恍偷也猶苟且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亦孔昭視民不恍君

于是則是傷毛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亦孔昭視民不恍君

長曰恍偷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亦孔昭視民不恍君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止善曰本

游魚動圓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

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

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沙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

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

道也詩去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

日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月

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大夏緬無觀崇芒鬱嵯

望毛詩桃柯伐柯其一則不遠

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見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

名峻峨山高貞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

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

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擾擾擾比日衆也言都邑人衆

俗化訛偽也善曰楚辭曰紛擾擾兮九州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

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蘿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

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勅公曹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趙百姓皆賴之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改其俗楊吏禮節皆如楚趙初音紹初袴也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善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位同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在懷縣作二首

潘安仁翰曰岳白河陽令遷懷令有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行南前脩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未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未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未春之垂

赫曦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貞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

朝想慶謂爾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義思立賦注曰赫義盛也

白日移揮汗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云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善曰遲猶忘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善曰遲猶忘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

高椅濟曰飈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善曰靈圃

瓜殊蔓長苞黃翠紛廣畦善曰靈圃

道通衢之大道椅梓屬善曰靈圃

苞叢主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紛滿於廣大之畦也 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畎薛君曰畎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

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稻栽蕭芋也 善曰禮記曰坊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

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稻栽蕭芋也 善曰禮記曰坊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

良曰芊芊離離長茂矣 善曰禮記曰坊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

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

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制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向曰廊

迄于今手詩曰迄至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向曰廊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

也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

室也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 去善曰楚辭曰春與

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本

難為思 去聲 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也為下得之若鷲是謂寵辱若鷲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

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 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也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 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忽返顧以遊自風俗通曰

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白水過庭

激綠槐夾門植 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攬懷歸志 濟曰攬猶亂也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秬攬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眷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正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善曰本卷字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顧言旋茲舊鄉畏此簡書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

忘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祇奉社稷守恪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

居處職司音伺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

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 鋟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

潘正叔

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

南山鬱鬱冬登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藜被

廣隰濟曰岑崮峻貞廷疾被滿也藜藜蒿也朝日順長塗夕

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書曰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

歸雲乘愷許浮淒風尋帷入良曰愷車網也淒風悲風也惟

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峻函方嶮

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峻谷函關之路

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

見維繫善曰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

素猶故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

素猶故也

素猶故也

素猶故也

素猶故也

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戰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

陸士衡

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管道甄之術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出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

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親友贈子邁揮淚廣川陰

親友贈子邁揮淚廣川陰

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煎揮涕主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攜手永歎結遺音

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

寞

善本作聲必沈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漠而無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肆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目眇弗

善本作及緬然若雙潛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

涉長林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

拂脩薄油雲

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疊疊獸行白嚶嚶鳥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疊疊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

感物戀堂室

離思一何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善

惜無懷歸志

辛若誰為心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志辛若羈旅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

佇立以泣

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

官託

志辛若羈旅誰堪為此心也

善曰毛詩曰

佇立以泣

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

官託

志辛若羈旅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

身承華側

向曰承華東宮門名 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故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官事人范

陸機洛陽曰太子宮有承華門

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

肅

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

匡衡曰紙肅舊禮銅或為彫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

心感物情悽惻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善曰毛詩曰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慷慨遺安念

善本作愈字 永歎廢寢食 善本作餐

猶復也安何永長也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常食兮不能餐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

銑曰防進剋遂也 善曰國語楚藍尹壘曰飲食思禮同

晏思樂毛詩女曰歸歸曰歸歲亦暮止

憂苦欲何為纏絲曾與臆

向曰言憂

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 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彦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

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濟曰霄空羨爾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善曰

高誘淮南子注曰法願也毛詩曰弁彼鷩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攬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揔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

善御者正身以揔攬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

之世網嬰我身

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 善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

之渚南津別處也 善曰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山澤

紛紛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紛餘屈曲自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上林賦曰紛紛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雞

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

羣獸也更經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沈思鬱

纏絲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良曰沈深悽悲也善曰纏絲佇立已見上文

丁儀寡婦賦曰賤妾莞莞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

平莽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

徂銜思往向曰徂往也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高巖善本作巖

側聽悲風響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高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昶撫枕善本作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翰

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良曰梁陳二國名機

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

入此門為太子洗馬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假翼鳴

鳳條濯足升龍淵向曰鳳鳴於梧龍外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善曰應璩與

劉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翮翮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冶服使

我妍翰曰大夫玄冕也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益使我妍好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輕

劍拂鞞革礪長纓麗且鮮齊曰鞞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善曰禮記曰男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鞞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

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善曰周禮曰大

司徒領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

改服就藩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禮

鳳駕尋清軌遠游越

梁陳

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游已見上文

感

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且枚臯馬卿之屬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善曰賦榮緒首

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

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

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有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

琴書自安而已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被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我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

欣樂而無憂也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

無檐石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

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

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

詩傳曰憩息也

通衢已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孤舟

逝

善本作遊字

縣縣歸思紆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

眇遠行負縣縣不絕自紆縈也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縈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

思難斷絕也

我行豈不遙登陟

善本作降字

千里餘目倦脩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我之行

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

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太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善本作
迹字
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
翰曰真想謂無為

曾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
固里止仁所廬也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
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
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
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
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一首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
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
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潛曰
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
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
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
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
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
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襄曰郟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
董無心曰無心鄙
人也不識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
善本
荆
向曰
林園也南荆荆州遥遥行自善曰西
荆州也時京師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叩棧曳親月船
善本
秋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擊也棧船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叩船舫
也楚辭曰臨流亦而太息毛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
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
明白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
白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願離思
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
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

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
商歌車下以千桓公言此非我之

二文選卷六
五

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審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也 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 善曰曹子建辨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也聞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

故云 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

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良曰夕也火心星為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 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兩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露團兮 辛

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

銑曰辛苦之情以難堪而又屬頽暮之時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

苦誰為心楚辭曰

歲忽忽其若頽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向曰莊駙越人事楚

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大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敬之也 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 遠度 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 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

忘歸思玄賦曰願德遠度以自娛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步** 翰曰趙將李牧

臂短故云愧長袖晉大夫卻克跋故云慙躡步然趙晉不以形陋而皆用之 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

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埤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二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微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

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善曰

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慕道 良曰遇特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

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竝况惟予有慕會音括擷租括切髀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善 **空班趙氏**

曰左氏傳曰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壁徒乖魏王瓠** 向曰班列也子男執壁也趙氏璧天下之寶

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 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謂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

也趙氏璧已見盧謀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攜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落也枵

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 **從來漸二**

紀始得傍歸路 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心晤** 善本本作悟字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

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 **過始寧墅一首** 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

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

過故墟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東髮謂人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

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人生厚因物有遷

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爾

結慙貞堅 向曰言違我宿志如

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磷薄也玉之為體潔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曰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 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蕭然疲而不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五臣本照此二句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剖

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

曲船帆來過舊居 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為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

涉盡回公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回公謂逆順也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逆回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

巖峭嶺稠疊洲榮渚連縣白雲抱幽石綠篠媚

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白篠

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會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穰也三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清漣已見止文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旣

旋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且為樹枌櫝無令孤願言

向曰枌櫝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

櫝欲自為櫬也

富春渚一首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日及富春郭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記

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

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也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

江中濤迂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

溯流觸礁急

臨圻

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銑曰

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瞽人古有道者臨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懸流三十仞鼃鼃之所不能游言我與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礪曲岸頭也礪與圻同參錯謂礪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

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

能游也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水相仍而至兼

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

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諾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

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唯草

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良曰昭明曠遠也

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善曰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向日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

曰得自申晨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

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

相叫嘯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也嘯眾鳥相命聲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也毛詩

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

遷斥存其善本作得要妙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

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許

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情善本豈屑先末代諂良曰

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

琴賦曰末世鎖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銑曰瀨灘名世才兮智孔寡人傳云嚴子陵

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釣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

澗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眾足言經此釣

處屬想其人以道濟眾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

除為諫大夫不屈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躡會稽投

竿東海且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鱉

揚而奮鬚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

堪莫不厭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

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

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濟曰嶼江中之山也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善本作道轉迴雜字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善本作孤嶼媚中川

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 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雲日相輝映空水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想象崑山姿 緬邈區中緣 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騁騁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

始信安期術 得盡養生年 向曰安明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濟曰靈運在永嘉十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取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負競豈足稱逢生 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逢生之理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逢生之情者傀逢於知者昏司馬彪曰傀讀曰瑰大也胥多智也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銑曰秉持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蹇訥故辭 盧園當 去 栖浮過之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取名之浮於行也

巖卑位代躬耕 向曰廬小屋也 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卑位禮記曰夫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 綠足以代其耕

周任有疾象長卿 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痲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

象似也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
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

邴生 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
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似類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

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
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

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
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倣

善本作 裝返柴荆 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
促字 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立賦
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荆已見上文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 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号解龜謂
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号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

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
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

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
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細文曰章 負

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

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善曰嵇康理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

棹遙還期遵渚鷺脩垆溯谿終水涉登嶺始山

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

蹇落英戰勝懼者肥止鑿 善本一作 流歸停

濟曰端遠遵依垆野溯向曠空憩息挹酌蹇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
取花自樂也躑躅也坐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

曾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入鑿照以其不流而歸
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端

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
斟也王逸楚辭注曰蹇采取也戰勝名貴不如義止鑿明語不如嘿

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
于曾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臑肉之瘦也巨

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 即是義唐化

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義唐化

獲我擊壤情 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
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善曰義庖義

也唐堯堯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
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

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良曰靈渾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

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 善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

也緇汚也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雖抱中孚之猶

勞貝錦詩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萇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萇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善曰濟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

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

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喻天子言

成說文曰貸施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颶已見上文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

曾

曾

善本作曾 楚持切魯字 良曰薄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

還時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 善曰再謂前之水

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

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

萬里帆

善本作 萬里帆

茫茫終何之

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自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

之忽乎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何適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干

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干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

賦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疑字翰曰三山蓋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

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善曰東方朔集朝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

也 欽聖若曰暮懷賢亦悽其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

言近也悽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其辭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為

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也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

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

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始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

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

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善曰廣雅曰款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追尋栖

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善曰崔寔荅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茫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

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感其自取怒

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恒

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

夏時可游故若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故懷

善本作懷故

巨新歡含悲忘春暖

濟曰巨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為

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善曰言春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

悽悽明月吹

善曰言春暝當喜為悽悽明月吹

惻惻廣陵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

曰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良曰訴告也危柱

哀以敘其心

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箏篋賦曰陵危柱以頤頤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篋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

祈岸

屢崩奔

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

之乘月聽哀狖

以浥於露馥芳蓀濟曰狖猿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

芳蓀草名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狖雖也說文曰浥濕也

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

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善曰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

里窮於松門東西四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良曰我所經三

千里青松徧於兩岸

善曰尚書

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怪異人秘精魂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秘其精魂不可見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秘閉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

較

善本作綴字

流温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

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冰玉温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

絕念彌敦

齊曰千里曲謂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言奏曲翼以消

憂弦絕而念愈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繫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翰曰華子期角

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以稱焉麻源山名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

期者祿里弟子翔集
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

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善本作

銅陵映碧澗

善曰銅陵

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

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評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

善曰銅陵銅山

然銅陵亦近山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

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又仕之故云

險徑無測度

天路非術阡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無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

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遂登群峯首邈若升

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筮

翰曰登升筮亦也謂升眾山之高邈而入

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去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行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

立留不死之舊鄉筮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

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善曰言古

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

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西

二〇四三

七

